

去宛

郎

楊師石故事

楊師石是廣東翁源校場下村的人。他一生是很談諧很會戲弄人的。故年代雖是很久了，而在普通的談笑中也常常可以聽得他的故事。

師石一生戲弄人，自己卻死於戲弄中。他是被火燒死的。因為有一天晚上天氣很冷，有個朋友對師石說：「這樣冷的天氣，真是賊盜來打劫也沒人起床！」

師石說：「哼！說得好聽！今晚半夜我便能夠使一屋人通通起床。」

後來睡到一二點鐘光景，師石大喊：「哎唷！哎唷！救命呀……」

他屋裏的兄弟叔姪不約而同的慌慌張張地跑來問他做什麼。師石說：「什麼哩！被『狗色』打一蹄，腦骨被牠打斷二條。」

各人聽了又氣又惱。第二次失火燒屋，他又同樣的大喊，但始終沒人來看他，結果竟被燒死。

一

師石家裏有條母猪，很老了，不能生育，他想屠來賣，但照例非和市價平幾倍没人要。而他又很不願意。那天是本城的關子日。他前一晚走到各屠戶家裏約他們明天來他家屠豬，一城的屠戶通通都約完了。第二天個個帶着屠刀等跑來。當時有一個那屠戶見全城的屠戶都在那裏，不覺驚奇，於是便問他道：「楊老師！你的豬有多大？要我們幾十來時候不早了，快些着手罷！」

師石說：「我叫你們就有豬給你屠，吃了早飯不遲呢。」

接着他就叫家人擺席。席裏的菜很好，酒也很多，屠戶們個個大飲特飲起來。吃完後屠戶們叫師石着手，師石帶他們到養豬的地方，將行到的時候，師石對他們說：「你們緩緩！等我弄好了貓穴來！」屠戶們大驚說：「貓穴走得出的豬還了得！」

行近看時，果然條條豬還正吃乳呢。個個想發馬子，但因自己吃了一大餐，又不好意思，只得回去。但鬧子既鬧了大半日，想再屠豬已來不及了。因此師石的母豬肉賣得一個乾淨。因他早已屠了拿出去賣。

二

一天，他有個朋友專誠寫信叫個工人送到他那地方，請他吃酒，那工人

行到他家裏門口遇見他；工人不知他就是楊師石。便很傲慢的問道：

「楊師石在家嗎？」

「你找他做什麼？」

「他的朋友有信來請他吃酒。」

「哦！我就是楊師石，請進去吃茶！」他說完，就帶着工人進來。走到屋裏，師

石扯開信一看說：

「咦！怎麼，說是請我飲酒？是借我的磨石呀！」

「不，我來時的確說叫我請先生吃酒。」

「不信你看。這明明白白寫着借磨石。」

工人自己不識字，便挑着磨石回去。他主人看見很奇怪的說：「我叫你

請楊師石吃酒，你爲什麼挑副磨石回來？

「楊師石說你的信是問他借磨石。」

.....

「哦哦！你一定是開罪了他。你怎樣開罪的呢？」

「沒！我並沒開罪。我走時他還給我一封信。」

那主人把信一看說：「你快些挑回去罷！你自己太愚笨了，叫了他的名！這信是說『稱名道名楊師石，罰你挑磨石挑去又挑回。』」

工人沒法，只好挑了回去。

三

師石戲弄人的事情漸漸被很多人知道了；某村有個人時常不服的說：

「你們都說師石的本領大，但我可以戲弄他呢。」

一天，師石不知到那裏去，經過某村。行到一渡河，那河沒船又沒橋的，要自己過去；師石是一個斯文的人，不諳水性，不敢過。只在那裏踱來踱去。剛剛那人在河邊看牛，看見師石想過河，就特跑來問道：「老大伯！你想過河嗎？我背你過去罷！」

師石非常歡喜，就要他背。背到河心，那人停住腳說：「哈哈！連大伯的尊姓都沒有問就背，真冒失！冒失！」

「我是楊師石。」

「哎唷！你是楊老師，失敬！失敬！揖都沒作！」他一壁說一壁放下。

師石連忙說：「不要！不要！」

「要！要！」

雙手一放把師石放落水裏，溼了滿身。還噤哩咕嚕吃了兩口水。

四

師石娶媳婦要斑魚用；但斑魚的頭是非常之大，很不經濟的。他就發令買魚去魚頭。向賣魚的定一百個斑魚頭，訂明多一個少一個都不要，落了些定銀約第二個鬧子來取。到了那日大早，師石叫他的兒子向前定魚頭那裏買他取了魚頭的魚肉；買完後，師石的兒子故意向他耍魚頭說：「你的魚頭請賣兩個給我！」

「不，人家定了的。」

「我給五角錢一個，賣兩個給我不妨事！」

賣魚的貪他的錢，就賣了。誰知師石是站在不遠的地方打聽着的。一見他兒子走了，他就馬上跑去要魚頭，賣魚的告訴他少了兩個，他故意大驚道：

「我要魚頭是要急用的，現少不啻收我的命！」

「楊老師，明鬧補你就是了！」

「不行！沒了兩個，你快點給回我定銀，好去別處買；但如買不到時，還要你賠償呢！這樣戲弄我！」

賣魚的沒法，恭恭敬敬歸還定銀，還說了許多好話。

五

差不多了，他走去木鋪裏定六十個靈主；訂明年三十晚開門時送來。到了年三十晚開門時，木鋪裏便把靈主送去他家裏。走去剛剛正燃着炮。那送

的人待炮一燃完，就挑着上前去說：「恭賀恭賀！你家的靈主來了！」開門的看是挑着一擔靈主來，把那人打得要命。

六

師石家大門口天天是有很多婦女在那裏，他很討厭。一天，他把自己褲帶除去，把腰袴捲住，每隻手捧一碗白豆腐，行到大門口，把肚一緊，褲兒跌落來，他說：「不好了，我一個手拿豆腐，你們快和我弄回去！」婦女一看立刻逃開，從此再也不敢站在大門口了。

七

一天早上有羣婦女去砍柴，師石的朋友和他賭賽說：「你能和她們個個接吻，我便請你吃酒！」

的柑？」

師石聽着，即刻發腳跑上去，大聲喊道：「喂！你們怎的竟敢偷吃我園裏

「沒呀！你看誰偷吃你的？」

「哼！吃進肚裏，誰看得見你們，不把嘴給我嗅嗅，那我是辨不出來的。」

衆人沒法，只好聽他嗅。他嗅第一個時說：「沒呀！」第二個時說：「係沒呀！」第三個時說：「真沒呀！」如是個個被他嗅完。他的朋友站在遠的地方，以爲他真是吻了，就請他吃一頓大餐。

八

賣蛋的挑蛋到師石家門口賣，剛剛師石在那裏坐着，他說我買，就叫賣蛋的用手圈住那凳，等待他自己揀選，他一揀揀滿了一凳，他停着手說：「我

進去拿東西來取，你等一等！」說完就跑進去，始終也不出來。

九

照廣東翁源的風俗，乞食的是有人做頭的。有一天師石對乞食說：「你通知那些跛手跛腳的後天來我家吃午飯。」到那天乞食的食完了向他道謝，他說：「沒有什麼食的，不過行得好看！」

十

師石請他最好的朋友吃飯，他最初給些番薯來吃，吃了七七八八，又把普通飯菜來吃；後又把最好的酒菜來吃。緩緩兒越吃越好，吃到個個行都行不得。

劉華東故事

他七八歲時在私塾讀書，一天在路上和小孩子玩，把上課的時間誤過；教師說要打他，他大笑說：「哈哈！剛才的算命先生真靈應呵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來的時候遇着一個算命的，我去算他說你日後必成偉人，但今天必定被先生打。哼！現在不是實現他第二句話嗎？」

「那一輩子曉得什麼？不過見你躲學就說罷！這次姑且赦你！」

於是華東就免了打。

二

前清時廣東的瘦狗嶺是每年要將軍親自去開槍打的。那年打瘦狗嶺時將軍不去，委人代理；那天華東和幾個朋友逛街，遇着將軍，他朋友對他說：「將軍來了，我們讓路罷！」

「哼！何必這樣哩！等我當面打他。」

「你發瘋嗎？」

「不信你們站着看！」

華東說着上前去和將軍對撞，那隨行的說：「銷銷！」

「你是什麼人敢銷誰？」

「我們是將軍大人。」

「咦！今天不是奉旨打瘦狗嶺？怎麼還有第二個將軍出來行街？我不信，待我看看。」

華東一壁說一壁上前說：「假的，假的。」

說着把手裏的扇輕敲將軍的頭說：「你好大膽，扮假將軍出街嚇人！」
那將軍一句也不敢聲。

三

有一個將軍的馬放在郊外踐踏人們的稻，被物主看見大怒把馬刺死，後來又自追悔，遂求救華東。華東寫了一張字教他貼在馬肚，移馬在田中心。那字是：「軍馬食民糧，民刺馬一槍；軍要民賠馬，民要軍免糧！」後來放馬的人

見着報告將軍，將軍也無可如何。

四

伍某是很有錢的，他做一間祠堂，用了紅牆綠瓦，鯨魚滴水；做成一半的當兒，官廳干涉他，他求救於華東；華東要他三百塊錢，並說：「你明天來，我教給你！」

伍某很相信，把銀給他。第二天走去找華東，華東囑咐她的妻子不見。第三天再去找他，他又不見；伍某便對華東的妻子說：「老師前天答應我辦一事，現在兩天不見，是到那兒去了？」

華東的妻子說：「他臨行時囑咐我說是去看萬壽宮建築。」

伍某聽了，便覺悟他的意思，就即刻把十兩銀去海幢寺請一個萬歲牌

來安——因伍某從前已報効軍餉——因此官家就不敢干涉他了。

五

一天，華東去找朋友，剛剛他那幾個朋友正想又麻雀，卻少一個人；因此就叫華東湊局，華東也不卻便入局。不料從開首到結果，一氣輸了很多錢。而他一個錢也沒帶，結數時他突然起身說：「微倖你們叫我試玩，不然我擡銀來也不得了了！」說完便一溜烟跑了。

六

從前廣州東門外一帶山路沒開關時，沙河和燕塘是二山中隔，山路是很小的。二人挑東西相遇時必定要一個停着纔可以行的。那天華東去白雲山踏青，當時有一個老人挑了兩袋豆在那裏過，適遇着幾個旗人對頭來，老

人閃不及，被他推倒，把豆子散在路上。老者和他理論，旗人反說他有意阻礙，把脚亂踢。華東看見太不公平，便上前去打旗人，不料一失手把傘打破，旗人的頭；華東着了慌，趕忙逃走，旗人也飛一般的追來，走得遠了，爬過山坳，恰恰有兩條歧路；華東把傘向左邊一拋，自己向右邊跑；旗人跑到就向右邊追去，不料右邊鄉裏的人以為是來打劫的，便大衆來拒抗旗人，旗人則說村人窩匪；正喧鬧的當兒，華東已由左邊跑來了；並帶着許多村人來追旗人。於是他就奪回了旗人所執的傘。

七

一天，請理髮的修容；華東對他說：「我現在和你去花筵，給衣服你換；你能不露出理髮者的行爲嗎？」

理髮的歡喜的說：「可以，可以！」

華東便帶着他去。那時周旋羣妓間，並不露出原形。忽然有一個妓女暗暗的對華東說：「以你這樣的風雅，我以為你所崇拜的一定是高尙的人；什麼現在竟把一個理髮的來做上客呢？」

華東問她怎樣曉得，妓女說：「見他在水盆，扭手巾時拳緊而指密。」

華東十分贊賞她的智慧。接着妓女把面色一沉說：「我平生曉得，先生不肯說人家智，現在倒蒙過獎，我有一件事求先生，肯嗎？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……我和林某愛好，他想脫我的籍，而鴇母故意昂價請和我設法！」

華東當時也想不到什麼，便約她說：「明天去找林某，然後和你設法。」過

了幾天，華東跑到娼寮那裏，對鴇母說：「某妓女是我鍾情的，但她先和林某有約；聽說他不日要集人來奪掠，請好好和我保護！」那鴇母聽了有點恐慌，便說寧願減半價給你。於是華東便替她撮合了。

八

道光壬午年廣州由南關起火延燒到西關，當時十三行的英商洋行也被連燒得淨盡。後來復建鋪子時，洋人要華商的鋪子離一火路，華商不肯，但當時的總督出了很嚴的告示要離火路。華商請收回成命，而某督不理。華商遂求救華東代他做一狀。某督聽了，畏華東的文字，出一告示不收稟詞。那狀子作時是訂明一百塊錢一個字，共二百多字，價值二萬多塊錢。華商見不收狀子，大失所望。華東自己允為代遞。自己扮作一流人穿着草鞋赤着脚走。

去看告示，一壁讀一壁罵，那守告示的兵喝他不止。而且更將草鞋潦污告示，他是令兵捕他的。果然那兵捕他去。於是華東就呈他的稟，那時南海縣不得不收。第二天呈某督，某督看了問南海縣怎樣？

南海縣說：「聽說這裏是劉華東做的。如果不准，定會鬧風潮；況且華東或會弄上京去，我看不如任華商自由罷！」

某督遂聽他說，任華商自由了。

九

華東和盧某是好朋友，盧某爲他父親入鄉貢，因他父親不夠資格；華東想向他素肥，不料盧某不肯。華東便設法中傷他。集四書句做遊戲文章攷訐，並撰一聯貼在學宮。由是衆論譁然，力助華東。華東便聯合數十人向當道控。

當道沒法，便把盧某的牌位抽去。華東意尤未足，便把那牌由渠孔拖出辱他。並把皇清二個字鋸了說：「皇帝豈可和你父親由渠孔出？」

盧某因此十分恨華東，便運動幾萬銀給北京幾個大員把華東的舉人革了。

十

華東被革了舉人，每晚出街，叫個僕人提着「奉革舉人劉華東」的燈籠隨他。掛在家裏門口的也是這樣；碰着不相識的人通姓名，他也這樣答。

一天，華東去三水李姓的解訟。適遇鄰鄉黃姓的和何姓的鬪毆，黃姓族大，並且新中了一個舉人；何姓的不及黃姓三分之一的人，而又是農夫多。故屢受黃姓的欺。現在不得已出來械鬪，乃請清遠同姓的來幫助；但那同姓畏

他，不敢來，故被殺敗。黃姓的勝了還想再入村掩殺。那時華東聽了遂揚言說：「我生平好打不平。」何姓的聽得便請他去。一到，他就把村邊一座大屋標貼着「奉革舉人劉華東寓」。那日再鬪，何姓的又北，黃姓的追到那裏，見着那標貼便不敢進。黃姓的回去告訴他村裏那舉人，那舉人咋舌道：「還幸你們沒進去，不然沒瞧類了他前二次的失敗是詐的呀！」

因此黃姓的就不敢躁動了，左思右想幫助何姓的也大隊而來。後來黃姓的自願賠償損失給何姓的。何姓的遂厚贈華東回去。那時沿途都放砲歡送。華東便大笑說：「這種景象和中舉時有什麼分別？革去比不革去還好，我有什麼遺憾呢？」

華東回到西南時，那鄉有一案久懸未結。那案是一個更練打死了一小盜在路旁，市人把他埋了，小盜的族人便不肯以罪不至死，爲詞稟官，官以捕盜是當然的事，置之不理。這次華東經過，他們求華東，華東說：「這不過兩句話便和盤托出，何必訴訟許久哩！」

便叫他把所控的狀況來看。看了卽撰一篇稿不過二百多字，篇中有二句要語說：「更練操生殺之權，朝廷之設官何用？」

那縣官看了忙把更練定了罪。

陳夢吉故事

一天夢吉到番禺縣公署號房探聽朋友住了幾天，那晚夢吉站在門口，不知怎樣開罪了他，他那晚買了幾條香蕉，剝了皮，候到夜深時放在大堂裏，自己故意假作大便，給堂差看見，當時堂差畏他的勢不敢明斥。第二天打掃的大叫誰人廁下的屎？後來被番禺縣長聽着，立即傳堂差來問，堂差說：「昨晚陳夢吉在那裏大便。」

番禺縣長聽了，就傳夢吉上堂，夢吉力說不是，堂差硬說是，後來夢吉說：「你說我癩的，汝口大，我口小也難說，現在我喫了算沒罪罷！」遂即抱來喫了。

番禺縣長和堂差大笑。這晚夢吉候到四更時當真走去大堂大解。第二早打掃的又大叫誰癩的？番禺縣長又傳堂差，堂差又說是夢吉。夢吉說：「昨天的我已強認喫去了。這次一定是你故意捉弄我的，我決不承認了！」

番禺縣長想了一會，以夢吉已喫過一次，決不敢再犯，遂喝令堂差照喫，堂差沒法，只好照喫。

二

廣州南海某豆腐店是一個少女和一個老婦所開的。夢吉從前和她有過口角。一天，夢吉把幾個銅錢穿在褲帶上垂下來，光把左手拿着一包蝦，到這店買幾個錢豆腐；那老婦給他放在右手。夢吉說：「噢噢！我袋裏剛剛沒錢，好在褲帶裏還有幾文錢，請你解下！」說時把身貼近老婦身旁。老婦吊了一

會說：

「我不要錢，送給你罷！」

「咦！什麼不要錢？別開玩笑罷！你快解下！」

說時把身子再貼近些。老婦說：「真的不要！我真不要！」

三

廣州老城西門有一引旗人開的喪用紙紮店。一天，夢吉穿着藤衣到那店定一個三丈高的地方神，訂明某天來取，並約明把定銀來。到了第二天，夢吉和個僕人挑了二壘酒，假作經過那鋪子落定。正在交定銀的當兒，突然有個人行過跑進來對夢吉說：「我有件急事去找老爺，尊府的人說你來這裏落定，所以我來這裏找你。」

夢吉便和那人走到暗處細語一會，回到來向櫃面的人說：「我剛纔帶了二三兩銀子到來落定；現在因別有緊用，待我遲些時再給你罷！」

老板說：「定銀緩幾天是可以的，不過你的東西也要遲幾天纔有。」

夢吉說：「不行。我的東西是一定要那時應用的。既然如此，就把我這二兩酒留下，待我取貨時再來交款罷！」

老板也答應了。過了幾天便着手做，但那鋪是不夠高的，做了一半便擡去光孝寺做。做成後到期不見來取，過了幾天仍不見來；那老板心知被騙，急急打開存下的酒來看，原來全是清水，追悔不已。因別的喪家誰也用不着這樣高大的。

一天，夢吉去搭民船。佔的地位很小，幾乎手脚不能伸舒；夢吉不堪其苦，便心生一計，對衆人說：「你們枯坐無聊，肯聽我講故事嗎？如願聽的，請容開些坐位給我坐着講。」

各人聽了講故事，通通都讓幾分；夢吉便仰臥着說：「深山有個老鵲麻，重幾百斤，一條毛也沒有。」

講了這幾句便一聲不響。座中有個人駁他道：「請先生講到尾纔有趣！」夢吉說：「毛都沒有，那裏有尾呢？」

各人聽了纔明白他是騙坐位的。

五

新會城外有位姓王的女人，結婚沒有一月，她的丈夫便死了。她的家中

只剩一個老公公和一個小弟弟；這王女士因她的粧奩被夫家當了大半，很過意不去，便想再醮。但她的老公公不許。王女士焦思無計。後來聽說夢吉的稟詞很好，計謀很精巧，便去求夢吉。夢吉說：「你拿五百塊錢給我，我代你做一張稟，這你可以再醮！」

王女士答應給了他。後來稟詞遞入，果然批准。但並說稟詞刁利，要拿做狀的。

六

因為新會縣長捉他，他就逃走。那天走到新興縣山邊，看見一個貧窮的農婦坐在那裏哭。夢吉問他爲什麼在這裏哭，她就告訴夢吉說：她是姓季，因家貧故把十二歲的兒子給鄰村某富翁看牛；不料日前在山失去一頭，遍尋

不得；那富翁是個土豪，限我兒子三日就要尋回，尋不到就送官。現在因三天既到，而還未尋得，故哭。夢吉聽了大怒說：「牧牛的工錢每天不過幾十文，今牛一失要人命作抵，真是抵死的了！也罷，我現正逃難，不去和他理論；且把幾十塊錢給你賠他，我在這裏等你。如他不肯，你快來告訴我，再和他理論。」說着夢吉便拿錢給她。那婦人就飛跑去某富翁家賠銀贖子。富翁也願意。那婦人就攜了她兒子回來叩謝，並問夢吉的姓名和逃難原因。夢吉不肯告她便走了。

七

夢吉在新興游玩，看見街上鄉人貼的白抄——白頭帖——文字都是不倫不類的，內中琵琶二字誤寫枇杷。夢吉便用紙寫了一首詩貼在白抄旁

邊。那詩是：

琵琶不是這琵琶，

只爲當年識字差！

若使琵琶能結果，

滿城絃管儘開花。

第二天走到某鬧市，看見鄉人有新會寄來甜橙一枚，求某代付水東的。

這笠面的橙字誤寫爲櫟字。夢吉又大笑起來，做一首詩道：

橙與櫟兮字不同，

橙添雙脚妙無窮；

若然橙字無雙脚，

新會焉能到水東？

八

泗會城有間酒鋪，是新建的，生意爲全城冠。鋪主蔣某很想奪還自己做。聽了夢吉的大名便求夢吉設法。夢吉要一千元的酬金，鋪主應允了，並留夢吉在他家裏住。第二天夢吉就和蔣某到那酒鋪對那鋪客說：這鋪是我買了。因我們很好而且是深知，並沒典當過的，所以不消標貼，就此轉過部罷了，鋪客把租部交給夢吉重新抄過，並訂明一律照舊抄完，夢吉倆走了。第二天夢吉坐了一把轎隨着隨人經過那鋪，夢吉的隨人拿了一張張新堯的名片到酒樓道：「我家老爺去拜客，回來時想到這裏一坐，特先通知你。」

過了些時，約摸四點鐘光景，夢吉又經過那門口，鋪客見了，慌忙請他上

樓，夢吉道：「我因為買這鋪子時沒來詳細觀察，現適經此，特來打擾！」

鋪官說：「別客氣！有什麼打擾不打擾？如果不嫌鄙陋，就請這裏用晚膳罷！」

夢吉便在那裏喫飯。喫完時樓上已來了許多客人，有的在廳上喫鴉片烟，有的挾妓在那裏喫酒，鬧熱非常。夢吉道：「呵呵！真快活的生意呀！」

鋪客道：「這算什麼？」

夢吉坐了一會便走了。第二天下午夢吉叫個人拿着張新堯的片子到那酒樓說：「我們的老爺叫你們三天內搬遷。」

鋪客呆了一會，半晌說：「昨天下午張老爺來看鋪子，並沒說什麼，怎樣今天說要還鋪子呢？」

那送片子的人說：「我的老爺說租部訂明不得窩娼聚賭，你昨天譏我老爺時竟敢公然做起來，故叫你搬。」

舖官沒法，只好搬了。

九

新會有個姓李的塾師，和鄰居少婦通姦，被縣差捉了，塾師的妻子異常恐怖；以爲死期將至，便日夜哭泣。後來有個親戚告訴他去求陳夢吉，她便去。夢吉叫她帶十兩銀同他去縣裏。一方叫人去縣裏右邊放火。夢吉和塾師的妻子去探牢，走到夢吉給十兩銀給堂差；堂差非常歡喜，遂開了門任他們進去。剛剛行進，忽然右鄰失火，堂差都去救火。夢吉乘着時機解了那個少婦的網，細還塾師的妻。等到堂差回來，夢吉遂同少婦去了。第二天升堂，縣官命打

塾師；塾師佯作睡醒的說：「我有什麼罪，你要打我？」縣長說：「犯了姦案還想詐儂嗎！」塾師說：「奇了！我倆夫妻睡覺也有罪！你試叫女的來看是何人。」縣長卽叫堂差叫來，果是他的妻子。那捉姦的愕然，個個暗自逃去。那塾師反轉質問縣長，並要他上彩和革退堂差。

荒唐鏡故事

一

荒唐鏡幼時戲弄人的事情既很多。一天，他的叔父對他說：「你自謂足智多謀，能夠騙我嗎？」

他說：「你要怎樣騙？」

他的叔叔說：「我現在在地下，你能騙我上樓嗎？」

他略想了一想說：「你在地下，我確實不能騙你上樓；不過你如在樓上，我就能夠騙你落地了。」

他的叔父以爲當眞，便攝衣上樓。一面回顧說：「你怎樣騙我落來？」他見叔父已經上了樓，便拍手大笑說：「這不是騙你上樓了嗎？」

二

一天，荒唐鏡在街上閒踱，忽然迎面有乘空轎來頻呼：「叫轎叫轎！」荒唐鏡用扇一招說：「去白雲山多少錢？」

轎夫以爲他是無意的，便大開價說：「八元。」

荒唐鏡還他一元。那轎夫罵他道：「混帳！你嘅囉抽尖嘅！還想坐轎！」

一壁說一壁走。荒唐鏡也不帶怒容，急舉手相招說：「八元就八元罷！」轎夫就回來擡他去。走了半條街，荒唐鏡把身亂搖亂擺。轎夫說道：「師爺將身兒坐定些才行得動呀！」

荒唐鏡說：「我的囉抽係尖嘅不能坐正。」

說着把身子搖擺得更利害。這時那兩個轎夫的臂膊痛到無以復加了；便將轎放下哀求說：「我倆開錯了口，得罪師爺，現在願意不要錢，就此請師爺下轎！」

荒唐鏡便說：「知錯罷了，我不搖了。你們擡我回去！」

擡到一間茶樓裏，荒唐鏡叫下轎即上樓飲茶。並對轎夫說：「你倆也肚餓了，可以來用用點心！」

轎夫便上去。荒唐鏡又說你們不用客氣，肚子餓了盡量喫好了。轎夫因此便拚命大喫。這時荒唐鏡忽然起身說：「我去出恭，少停我就來！」

說罷就走。後來轎夫一直等了幾點鐘都還無影無踪。只好自己叫苦，會

了幾塊錢酒帳，而且還白跑一天。

三

那一年姓徐的學政來廣州主考，一輩子都很恭敬他。荒唐鏡很不舒服地向人說：「這等紙扎官府，外頭威風，內裏空空，未必真是有才幹的人。待我戲弄他一番。」於是便寫了十幾張：「廣東有面荒唐鏡，照見徐公肚內空。」的字，分貼學宮左右及四處城門。被那徐學政得知，大爲震怒，卽傳問土人。知道他是個員生，便把他褫革，並購線緝拿。一天荒唐鏡靜坐家中，忽然有個人進來問他：「荒唐鏡在那裏？」荒唐鏡見他形狀可疑，便說在後頭。那人直入。荒唐鏡便出。那時門口已經有幾個人把守了。荒唐鏡使用手一招說：「他們徒黨衆多，恐一人難捉；快些入內協助！」那些人信以爲真，於是荒唐鏡便乘機

逃跑了。

四

某巡撫到任的一天，荒唐鏡也是在那裏迎接的。他看那巡撫是背高於頂，頭垂及腹；戴上一頂紅纓，危危欲墮。荒唐鏡不禁拍手大笑，即刻去寫幾個字。那字是：

「好，跌倒；大元寶啦！作揖點頭生十。」

看那巡撫的轎來到，急將紙條拋入轎裏，拔腳就跑。巡撫看見那字，知是笑他。但是末二個字欠解。回到衙裏問各師爺。有一個人說：「這話我曉得，要請大人恕罪，我才敢說。」

巡撫說直說無妨。那人說：「生十是廣東的俗話，就是把大人當做小便。」

巡撫聽了便勃然大怒，叫人搜查這是誰人。後來知道了是荒唐鏡，就下令各縣府購紅通緝；於是荒唐鏡就亡命了。

五

一天，荒唐鏡的朋友叫個工人送信給他。那工人走進他家廳裏向荒唐鏡說：「荒唐鏡在這裏嗎？」

荒唐鏡問他什麼事？後來那工人給信他看。他看了說：「你的主人着你托回這塊石階去。」那工人即托回去。托回家，他主人見了大訝，問道：「我叫你取書，你爲甚托塊石階回來？」那工人說，是荒唐鏡教他托的。他主人說：「你一定開罪了他，你是怎樣稱呼的？」那工人說：「我問荒唐鏡在這裏嗎？」他主人頓足說：「罷了！你開罪了他，故叫你托石。現在快快送回去。要說潘先生！」

我主人求你照信交物，他自會交給你的。」那工人無奈，只好又托回去。

六

荒唐鏡和幾個朋友在東門外遊玩；見人們去貢院的絡繹不絕。就對他的朋友說：「我們半世窮儒，斷沒有入詞林放大小差的希望；但個中擺佈不可不知！我們進去一遊好嗎？」

有個朋友駁他說：「不怪人家說你荒唐，你看貢院前許多如虎如狼的坐差呢！」

七

荒唐鏡一次雇了一座大民船泊在天字碼頭，貼着「新會縣正堂」的封條，天天乘着轎子去廣州市城中各綢緞店買貨；每到一間鋪揀完後都叫他

開着價錢着伴送往船裏。一連幾間都是這樣。荒唐鏡吩咐完畢便先回船上，雇了幾隻小艇綴在大船的尾梢，隨召集水手示意他重給些小費。自己易了便服坐在船頭等待送貨的來。送來時他說：「你們站在這裏等一等！待我把進貨去給主人然後把錢你們。」

他捧貨進了尾艙遞過小艇便徑自開行去了。約摸過了四五點鐘光景，那大船主向送貨的店伴說：「爲什麼交了貨還不去這船傍晚開的呀！」各伴驚愕說：「那人捧貨進去，還沒給錢出來，怎麼就走？」

船主說：「朋友，誤會了！他們先雇這船會客，後來又雇一小艇綴在船尾裏；你們交貨給他，他是放在小艇去了的。還等什麼？」

各伴聽了大爲鼓噪，便進去搜尋。但已沒影沒蹤了。迫得回去告訴老板

了！

八

一天早上，荒唐鏡去花地，經過長堤，看見有許多船隻貼着「廣州府衙門吏書皂快人等，迎接新任××老爺上任。」他就連忙回頭趨入城裏找着刻字館，即用這官銜刻了許多封條，喚了隻大船駛出虎門口。在虎門口雇着幾個大船將那封皮貼起，並將各種物件各貼一張向珠江開來。那些接船的以為來了，遂齊來參謁並送許多贊儀。過了兩天荒唐鏡將那些書吏輩喚進他的船說：「我老爺有句心腹話和你們商量，你們要體諒些，切勿負相托的好意……」

書吏們一齊下跪說：「老爺說什麼吩咐，小的當一一照辦！」

荒唐鏡便說：「我老爺離京之日借了一筆二萬兩的債，訂定到任三個月還。現在這債主跟在身邊，一刻不離，期限又到，所以叫你們來幫忙。本來我方才到任，不曾帶得你們賺錢，不應該以這事相托；但事屬緊急，也是沒奈何的事！」

那書吏們以為正是巴結的門徑，通通都異口同聲的答應。不上三天你一千我八百老早超過二萬兩以上了。那晚夜深時荒唐鏡使暗把銀子併做一箱叫水手拋下珠江；拋了即把船駛過河南。荒唐鏡在河南躲了十幾天看接官船通通走了，他就假說沉了衣箱雇人摸淘起來。

九

一天，荒唐鏡行過杉木欄，見着一個六十來歲的補衣婆，他上前作揖說：

「大姨母！一別十年，現在還認得我嗎？甥自從去南洋後，賺得多少錢回來，正想迎接姨母到家住住；不料在這裏相遇，真是湊巧極了！」

那補衣婆定睛一看，他的衣服很華麗，以為是富家子弟認錯了自己，便答道：「賢甥叫什麼名字？我近來老昏了，連親戚都不認得！」

荒唐鏡只作招呼不迭的樣子，隨說：「姨母今晚就和我去甥家好嗎？」
補衣婆連說：「好好！」

荒唐鏡說：「我和你本是至親，原不用客氣，但我家婢僕人衆，見姨母衣服這樣襤褸，未免要看不起，你不若趁未到我家裝過一身回去。」

說罷，即叫了兩乘轎子，擡到零翦綢緞的鋪裏，他對店伴說：「我現從外洋新回和姨母到這裏裝身，無論怎樣的衣服都要，並總須貴重的。」

店伴以他是富客，便將所有的上貨各翦一身衣料。翦了五十幾件統計三百餘兩。翦完，荒唐鏡當各伴面前對那補衣婆說：「姨母！我將各衣料去分發縫衣鋪後，再來結數和你打手飾。」

說完就出去。又回來對店伴說：「剛才那些綢緞的確頂好，可不可以交疋給我帶回家母看？」

店伴說：「可以！可以！」

就把一疋給他。他取了各物便坐轎走了。過了好些時，那一乘轎的轎夫便向補衣婆要轎金；補衣婆張口延望說：「我外甥現在還沒回來，你們仍須等等！」

未幾，紅日西沉，那店伴便對補衣婆說：「伯母！你外甥是那裏人？爲什麼

還不回來？你從早上坐到晚肚也餓了，不如叫轎回去他家，我也好着伴回去領錢！」

補衣婆啞着口半晌說：「我……我不知他家住什麼地方。」

店伴聽了勃然大怒說：「既是你外甥，那有不知的道理？照你說來，豈不是想拐騙的嗎？」

補衣婆便從直說出那老板沒奈何，便將補衣婆送官。

十

剃頭阿三聽人說荒唐鏡的事，他便誇口說：「我平生未受過人家騙，如果騙得我動的，算他是神仙。只怕遇着了我剃頭阿三打破了呢！」

他說時，剛剛荒唐鏡在那裏，荒唐鏡就和個朋友進到他鋪裏。剃頭阿三

連忙招呼問：「先剃誰的？」荒唐鏡便說：「我先。」阿三和他拆了辮子，叫他起立溼頭髮，那個同他來的朋友使用手示意阿三，一壁將他所坐的凳拈了出門。他溼完了髮一坐跌倒在地，阿三大笑。荒唐鏡大怒說：「你這剃頭老如此無理，把我大爺來開頑笑！」

阿三說：「是你的朋友拈去的呀！」

荒唐鏡說：「哼！那個何嘗是我的朋友！是適間來的。正是荒唐鏡棍徒；你快去追回凳罷！」

阿三聽了便飛也似的追去；荒唐鏡不慌不忙將鋪內的家私銀錢捲個一空；阿三追了一回，不見人影，折轉回來，看見屋裏又什麼也沒有了；後來才知道是闖罪了荒唐鏡的緣故。

十一

荒唐鏡從一個狀師學做狀；學了幾個月，他就要求他的老師，要自己出來問世。他的老師不肯，說他的手段不夠用。他決不信，要他老師試試。他的老師說：「試試是可以的，如有不測，可別怪我！」他答應了。他的老師便冒充他的父親稟他不孝，細送去南海縣。縣長升堂審問說：「本朝法律，凡不孝之子，皆凌遲處死，粉骨揚灰，你爲什麼做出這樣不法之事？」

荒唐鏡說：「父有衛宣之心，妻有宣姜之貌，爲孝子者難矣！」
縣長口塞，遂着人保領放還。

十二

荒唐鏡在街裏買得一張籐椅，着店伴送到他家。走到四牌樓他就走入

估衣鋪去買衣服。他揀了一件長袍放在籐椅裏看，看完，一壁說價一壁試穿；對送椅的店伴說：「你在這裏等等，待我回家取銀來！」說完就走。那估衣店的以他有後生作接任他去。不料一去不還。後來兩家說穿始知被騙，但那時他已遠去了。

十三

有個窮秀才馮某，欠了他本村馮義的債；到了年終馮義去取息，那秀才和馮義吵鬧，馮義一失手把那秀才打死了。那秀才的家人很不平，便托同案的生員仲冤。馮義很恐慌，便去求荒唐鏡設法；荒唐鏡說：「這案若他先發，萬無捕救的餘地，我現在有三個法子任你揀。第一是走，第二是賠錢；第三個是個找女屍。」

馮義說「妙極！我新喪一妾。」荒唐鏡就教他把女屍男屍放在一牀，自己先去報官驗明說因姦致命。後來縣官判斷只打馮義幾十板。

十四

南海南順村住着萬多戶人家。鄉裏設有守備官和水利廳。當時那村很多盜賊；守備官時出緝捕，盜賊非常恨他。一天，守備官坐着轎過鄉，人們見他的頭好似斗般大，便戲說：「那官的頭真有幾千斤。」

某盜在旁笑說：「至重不過十多斤。」

各人不服，那盜說：「不信我殺來秤給你們看！」

說着抽刀直前將頭顱殺了。鄉民大驚。水利廳聞報即飛告省中請兵彈壓；耆紳等聞督衙擬派兵勦村大恐，便商議請人做稟，做好給荒唐鏡修改。荒

唐鏡看到稟中的「大河樹下殺官奪印與南順無涉」連讀幾次。那耆紳們便問是有疑思嗎？荒唐鏡說：「有什麼疑思，不過剷平幾村罷！」

耆紳求他改作，他說不消改作，只要改轉二字便了，但要謝我五千元。耆紳允了，他遂改爲「大河水面殺官奪印與南順無涉！」

解釋道說：樹下則有地可尋，水面則來去無蹤；出入大有轉機的。但遞入去官廳仍然派幾萬兵來。鄉民再求他。那時適值端午，他遂囑咐說：「明天端午，你們要大賽龍舟，別作匿避！」後來官兵到來看見鄉民一如平日，和作亂之說不符，即收兵歸去。

十五

廣州有家姓何的是二品官中落底家門。他的長子，娶了一個暴發戶李

家的女兒。她歸寧時她的父母常問女婿的近況；大有怕何家一窮，累了他的女捱餓的意思。不料，嫁後年餘她的丈夫便死了。她的父母便想將她改嫁，但何姓不肯，便以迫女改嫁的罪名告了她。因清律原不許改嫁的。故李姓的被告花了幾千塊錢都鬧不清；後來有人告訴他荒唐鏡的才能，李姓的便去求他。荒唐鏡故意留難，後來李姓的承許了一千兩，他才答應。便作稟給他。後來果然批准，當官發配。這裏中有幾句是：「十六嫁，十七寡；叔長而未娶，家公五十尚繁華！嫁亦亂，不嫁亦亂！」

朱元璋故事

一

他幼時在寺裏做後生。一天早上，他正在掃地，遇見一個老和尚；老和尚便對他說：「你天天掃地都掃不乾淨；你看神像脚下還有許多塵！」

老和尚說了便走。他掃到那裏，便對神像說：「你們的脚通通舉起來！」

果然，個個神像的脚都舉起來。他使用掃帚掃淨內面。後來和尚出來燒香，看得很奇怪，便問元璋是那人玩的？元璋說：「是我叫他舉起來掃，忘記叫他放下。」那和尚說：「不信。」元璋便同他出去，叫他放下。果然元璋一叫放下，

那些神像的脚通通都放下了。

二

元璋替人家看牛，一天，他玩做皇帝的把戲；一羣牧牛的都爭皇帝做。但一坐上去，被元璋一拜自己倒下來。後來臨到元璋上去便不倒。因為他做了不倒，那些牧牛的便要殺他的牛來喫。他也願意，便殺來喫了。後來傍晚個個放牛的小孩都牽牛回去，只有他的牛被喫掉了，沒有得牽，他恐怕挨主人的罵，便把牛尾放進石縫裏，跑回去對主人說：「牛走入去石縫裏了。」主人不信，走過來看，並用手扯扯牛尾，果然裏面有牛的鳴聲。

三

有一天，他在山裏把一根挑東西的扁擔壓在頭底下，兩手放直，雙脚伸

開來睡覺。剛剛劉伯溫經過，看見他的好像一個天字，伯溫立刻知道他是皇帝，此後便盡力輔助他。

車輪賣花燈

車輪的父親是做官的。在他很小的時候他父親就替他定了婚。他的對象是他父親某同寅的女兒。時光過得很快，不久已經三年了，這時車輪的父親死了。車輪不過才十幾歲。因為他父親做官很廉潔的緣故，所以遺產不豐。不到兩年光景便窮了下來。他母親沒有辦法，只好自家在家裏做些花燈，叫車輪拿出街去賣，聊以餬口。

那時車輪的未婚妻已經大了，她的父親也依然還做官。知道了車輪家裏既窮了下來，對於以前的婚事非常追悔，但又不好明明白白怎樣。於是心

生一計，差人天天去摧車輪家要他馬上娶回去；摧了幾次，車輪二母子仍是口口聲聲說：「再遲兩年來，現在沒有辦法！」到最後一次那摧的人便向他們說：「現在老爺說不管你們怎樣，限今年就要娶回去；不然便另行發放。」車輪二母子聽了，異常奮激，但也沒有什麼法子，只好任其自然。不過也曾因這件事痛哭了好幾次！

到了十二月了，她的父親當真把她發放給一家很有錢的紳士。但正在商議中便被她知道了；她聽了異常心痛，時常借故向她父親吵鬧。然而總是沒有結果。後來她覺悟了，知道這不是善法；於是便想贈錢給車輪。

車輪賣花燈的生意是很好的，所以他每天都是很早賣完返家。

那一天車輪賣花燈一路叫一路賣，無意中經過她的家裏。車輪是不知

道的——她因爲決定了贈錢的意思後；老早便囑咐她親近的婢女；如有十幾歲賣花燈的經過你就叫進來，我要買。這天車輪經過那裏，被她的使女看見了，便叫他進去；進去後她叫他在廳裏坐着，便跑去告訴她知道；這時她歡喜得不得了。但她和車輪並未見過面，不曉得是真假，便叫使女出去問姓名，並說如果是姓車名輪的就一起把他的花燈通通拿進來；若果其他的便不要，因爲其餘的貨是用不得的。使女出去問清了是車輪的花燈，便一起拿了進去。車輪這時十分歡喜，因爲他從來沒有做過這樣好的生意。可是他坐在廳裏等錢，等了大半天，連人影也不見出來；車輪心裏非常焦急，時時起身踱來踱去把頭望望，喊又不喊；後來差不多紅日西沉的當兒，那使女才把一袋米來給他；並說我家主人見你窮苦，特地給你一斗米。車輪這時忿怒非常，接了

米負上肩頭，一氣兒跑回家。那米是非常重的，弄到車輪喘氣不來；但因爲他急急要回家了，所以途中也沒打開來看裏面是些什麼。

一跑到家裏，他母親便問他爲什麼今天這樣晚回來。

車輪因喘不過氣，所以一到床前，就把那袋用力一拋，自己倒在那裏喘氣，一壁很忿急的答道：「不知誰家的鬼賣了花燈半天不給錢，現在才給了一袋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，重得幾乎壓死了我！」他母親聽着，便去解開來看。誰知米裏面卻藏着許多銀子和一封信。她便大聲說：「輪兒！你看銀：銀：！」車輪聽着，便從床裏跳起來跑去看。一手把信扯開來讀，才知道是他的未婚妻贈的。信裏是叫他將那些銀子快快去娶她回來。車輪母子們看了快樂得很，便急急打算去送過禮銀。當禮銀送去她家的時候，她父親大驚，以爲料定

車輪家是沒有錢的，儘可以改嫁過，不料竟能如期。氣得非常，也是無用。沒有法子想，只好任車輪娶去。

花鞋

他因為信他小老婆的說話便很恨他的大老婆；他又信他小老婆的話，要逐走他的大老婆。她沒有辦法，只得走了。未走之先，她綉了一雙花鞋交給她的丈夫說：「你要我走我會走，但你要保存我這個鞋！」

說完了，她就騎着一頭驢子出去；走到大門口，她對驢子說：「我一連打你十鞭，你走到那裏，我就住在那裏。」

那驢子聽了把頭點點，她就一連打十鞭，驢子就拚命跑，跑到一間茅屋旁停下。她就走進去。這間茅屋裏住了四個兄弟的；她見了說明原委，要求他

們收留她。他們說：「你是富貴人家的子女，怎好住在我們這裏？況且我們要挑柴纔有喫的，家裏又沒有婦女！」

她說：「不妨，我和你們結拜姊妹就是了。」於是她就在那裏住下。

那一次一連幾天都是落大水，挑柴不得，而食糧又空。她就將帶來的金磚叫他的弟弟去兌，兌完之後，她那弟弟回來說：「這麼樣黃燦燦的東西都值錢；我們天天挑柴的山上都不知有多少哩！」

「怎麼不值錢，那裏真有嗎？」

她很得意的說：「一壁叫他們馬上同她去看。果然有許多金磚；於是他們五人便挑了回來。挑了幾次，挑得疲困了，而磚也挑完了。」

她的家裏窮下來了，她的丈夫做乞食去找她；他乞食唱歌時一手握着一雙花鞋。那天走到她住的那個村子裏唱，被她結拜的兄弟看見，便跑回去告訴她說：「那邊有個乞食者拿着一雙鞋，同你脚上穿的差不多。」

她跑去看，果然是真的，不禁流下淚來。他也看見了，便跪在地上大哭；她也不說什麼，就留他住。住了個把月，他告訴她家裏還有小老婆和小孩子在，求她一起回去！她也願意了。臨行時她結拜的兄弟叫她喜歡什麼就拿什麼，說是她的福氣。她回去以後，她的小老婆永遠不敢再虐待她了。

蛇郎

她們的父親被蛇精絞住了，要她們姊妹中把一個嫁給他。她的父親沒法，便問最大的女兒道：「你嫁不嫁蛇？」

「我不嫁蛇，蛇頭蛇尾放我爺！」

她說完了，蛇又絞她的父親一轉。她的父親又問第二個女兒說：「你嫁不嫁蛇？」

「我不嫁蛇，蛇頭蛇尾放我爺！」她又這樣答。

她說完了，蛇又絞她的父親一轉。她的父親又問第三個女兒說：「你嫁

不嫁蛇？

「我不嫁蛇，蛇頭蛇尾放我爺！」她又這樣答。

她說完了，蛇又絞她的父親一轉。她的父親又問第四個女兒說：「你嫁不嫁蛇？」

「我嫁蛇！蛇頭蛇尾放我爺！」她表示很願意的。

她說完了，蛇就放了她的父親，叫她去。她走到蛇的家裏，蛇就化爲一個很美的公子了。什麼婢僕也有，她很安樂。

大概有半個月了，她去歸寧，她將她家裏的美滿告訴她的姊妹。她的大姊很羨慕，遂起了惡心。一天叫她同去照井，她走到井旁，她的大姊用力一推，

推她落去，用蓋蓋住；冒充她的妹妹回到蛇家裏。她回去不曉得那間是她的房子；於是便去問蛇說：「歸了寧，真精神，連自己的房子也認不清。」

蛇看她面上有麻子，便說：「你不是我的妻，面上又有巴，房子又認不清。」她答道：「上街叔婆煎油糰，下街叔婆煎油糕，弄了我的面子巴。」

蛇聽了便相信了。四妹跌落的那個井，過了些時有人來汲水，把蓋揭開；四妹的魂就變成一隻八哥飛去了。

一天蛇家裏割馬草的工人去割馬草，有一個八哥飛來對他說：「馬草奴，馬草之；大姊換亞姨你知不知？」

一連幾天都是這樣；那割馬草的工人便挑那八哥回去，告訴蛇知道。蛇

就對那八哥說：「如果你是我的親人，就在衫袖圈三轉！」

那八哥果然圈三轉。蛇就用竹籠籠住牠。牠又說：「臭竹屎！臭竹屎！」

蛇精又換個鐵籠籠住牠。而牠又說：「臭鐵屎！臭鐵屎！」

後來蛇精就用銀籠和金籠籠住牠，牠纔不說了。但每天早上她梳頭的時候，牠罵道：「一梳長，二梳長，三梳梳倒換棟樑。一梳短，二梳短，三梳梳倒頭哪骨。」

罵得多了，她把牠打死。打死了把來煮粥食。個個人喫得都很甜，她自己就很苦。她就起來倒出大門坪。後來生得一株楊梅樹；個個人喫起來都很甜，她自己喫就很苦。她又把來斬了。後來那裏又生一竿竹，她又把竹斬回家放在門邊，那間房子是有架織布機的。沒人在時那機自己曉得動，機聲聞於外，

被她聽了，她跑去又沒個人影。第二次她在門外守住，聽機一響，便跑去抱住那人，那人就是四妹，她說，「哎唷！我是沒骨頭的哪！是香骨做的。快放呀！」

這聲音被蛇精聽得，跑來對她倆說：「你們倆不知那個是我的老婆，你們試去過那條斷命橋看看；過得去的就是我的老婆。」

果然那麻面的走到橋心就跌落水裏。於是四妹仍舊做蛇的老婆，永遠快樂。

嫁 牧 童

她看他家裏的牧童，無論到那裏，頭上都有一朵紅雲隨着，因此就決定嫁他；那天她父親和媒人商議將她給鄰村的一家，她聽着極端反對，她父親以為她是不喜歡那家，便再和別家商議，然而她也始終反對。因此她父親就很奇怪起來。後來探悉她是有意於牧童，便大罵她說：「你這賤老婢有福不曉享，要去嫁牧童好，快些滾蛋！」

她的父親原是想促她覺悟的。不料，她當真走了；她走時叫牧童帶她到他家裏。那牧童大驚道：「你叫我帶你去，豈不是落了我拐騙的罪名並且我？」

家裏窮到不得了，而又沒有女人；這是萬萬使不得！」

她說：「不妨！有事我擔當，沒錢我會打算。」

牧童沒法，只好同去。去到牧童的茅屋裏；然而一點傢具也沒有，她馬上就把帶來的金首飾叫牧童去換來買些傢具和食物。牧童買了回來對她說：「那樣的東西真值錢呵！好了，那樣的東西我天天挑柴在山上不知看見多少在那裏。」

她聽了很樂，連問牧童是不是真的。牧童說：「是的確真的，我們喫了飯快些去擔罷！」說完他就連忙去弄飯。喫完了走去挑，果然是有許多。於是兩人一晚挑到天亮纔挑完。第二天她即刻去買田做屋，大請親友，但獨獨不請她父親。她父親知道她嫁富了，自己很悔失言。他想買好她，於是辦了許多嫁

粧補送給她。但她絕對不要，還說了許多闊話。如：「好子不要爺田地！好女不要爺嫁衣！」之類。

人熊梳頭

一個年青的婦人歸寧，走到大山中遇着一隻人熊；那人熊看她的髻很羨慕，便說：「大嫂，你的頭髮梳得這樣好看，請你替我梳一個！」

她恐怕，不得不和牠梳。她就說：「我的是用松樹子在樹上梳的。你要梳就上樹去，我替你梳！」

人熊就坐在樹上。她拾了一個松子替牠梳。她梳一股在樹上綁一股；綁完了她說：「梳好了，但你別動！要看我走到看不見了纔下來！不然就不美麗了！」

人熊待她走到看不見了想下來，可是頭髮在樹裏綁着動也動不得，牠大哭起來。但沒有法想，只好忍着用力一拔，弄得鮮血淋淋。牠一壁哭，一壁罵道：「褻子麻！你第二次不要見我。遇着我，連你的骨頭渣子都喫進去。」

說完了又哭，哭了一會有個挑石灰的人經過，牠說：「老表，你的藥散把點給我！」

挑石灰的問牠做什麼。牠將以上的事情告訴一番，並且說：「修善呀，老表給些藥散把我！」

挑石灰的說：「我給你。你要見我走到看不到時纔用。」

一壁說一壁用手把一大握給牠，牠看他走到看不見了將石灰撒上頭裏過了一會，石灰發熱鹹得牠要命。牠愈大哭。一壁哭一壁罵道：「殺頭鬼！你

第二次不要遇着我；遇着我，連你的骨頭渣子都喫進去！」

說罷，石灰越發作，牠越哭。哭了幾會，有幾個打鐵的經過，牠說：「大哥救救我呀！」

打鐵的問牠做什麼。牠將梳頭和抹石灰的事說了一遍。打鐵的幾個打鐵鎚在牠的頭上潤幾潤，問牠好不好？牠說：「真安樂喲！你們真是修善的人，如果我再遇見他們時，我真連他們的骨頭渣子也喫進去！」

話沒說完，打鐵的幾個使一個眼色，一人一鎚，將那個人熊打死。

人熊外婆(？) 母親(？)

她們的母親去外祖母家了，晚上有一個人熊來叫門說：「滿女打開門來，你的母親回來了！」

她們姊妹打開門一看說：「你不是我的母親，我的母親是穿新衣；行路是『灑灑掃掃』的。」

說完把門門上。那人熊回去把件魚衣穿着又來叫門說：「滿女打開門來，你的母親回來了！」

她們姊妹打開門來一看說：「你不是我的母親，我的母親面上是有一

點黑痣的。」

說完又把門門上。人熊又回去把粒羊糞貼在面上，又來叫門說：「滿女打開門來，你的母親回來了！」

她們姊妹打開門一看說：「是哪，我的母親回來了！」

人熊於是就走進去了。一會兒牠說：「滿女拿水給我洗身！」

姊姊把盆盛去。人熊說：「滿女我不要盆我要甕！」

姊姊說：「噯呀！我的母親不洗甕的，你不是我母親！」

人熊說：「你那裏知道！我走去外母家他們把甕我洗慣了呀！」

姊姊心裏因此明白了她不是她的母親。當牠洗身時她跑去看，看見牠有條尾，愈覺驚訝。已經進來，沒法子了！人熊洗身後對她們說：「你們誰的

腿白的就和我共牀睡。」

姊姊走去竈肚裏一抹；妹妹走去石灰堆裏一抹。二人走來看，結果妹妹白，於是就叫妹妹和牠睡。睡到半夜，姊姊聽得人熊嚼妹妹咕嚕咕嚕的聲音，她就假意問道：「母親你喫的是什麼？」

人熊說：「那裏！那裏！荷包裏還有兩粒黃豆；睡不着，拿來喫喫解悶，是從你外祖母家裏拿來的。」

一會，又匹匹八八的響。她又問道：「母親，你做什麼？」

人熊說：「那裏！那裏！你母親表子麻，你老妹的襠襠帶留在牀裏，打一掃掃落了。」

她這時完全明白了。先喫的是她妹妹的骨，後喫的是她妹妹的腸；她心

裏不覺別別的跳，遍身顫抖。她就假意說：「我要小便了。」

人熊說：「不，你是謊我。你想走！」

她說：「我不走，我把褲帶綁住身子給你牽！」

她這樣說人熊應允了。她就下牀把褲帶綁住便桶，自己一溜烟跑上樓去。過了些時，人熊說：「滿女，你爲什麼還不起來？」

叫了幾聲沒有應一聲，牠把褲帶用力一扯，「朋隆」的一聲倒得滿房是尿。人熊知道她走了，起來找她，在桌上拿了一盒火柴，想點亮了火找她來喫。她在樓上看見知不能免，就想找東西抵牠。剛剛樓上有一罇醋。她就醋來滴火柴。當人熊一劃火柴，她就將醋幾點落去。這樣的一連滴了十幾滴，人熊以爲是貓撒尿，於是罵道：「貓姆！貓子！你再撒我連皮帶肉都喫完你！」

人熊愈罵她愈滴愈多，後來火柴沒有了，人熊幾乎大哭起來。再過了時天大光了，人熊怕人家來捉，便走進錢櫃裏去躲；她看着牠走進，就用鎖鎖住，上面穿了無數的小孔；用沸水由小孔倒落去，緩緩地將這個人熊燙死。

這一個故事是非常奇怪，在上一段看來是那熊假她們的母親回來；然而，在人熊拋她老妹的腸時她問人熊的答話說：「你母親褻子麻。」又明明不是假母親。照傳說這故事的人說是「人熊外婆」但「外婆」這相似的地方只有上述一點，其餘的完完全全是母親的事。究竟這是什麼呢？我不敢武斷。這個傳說上是外婆，而故事裏便是母親的緣故，大概是人們錯亂了。這足見近代人生活的匆忙。

划龍舟

那一年廣州白鵝潭划龍舟，正划得高興時，海中一條大魚放出口來吞氣。划龍舟的不知就裏，拚命前划，一划划入魚肚裏。划龍舟的依舊不知，仍然拚命划。後來有個鳥飛過，把魚子吞落肚裏去。那鳥一飛飛到大山裏，遇着一羣打鳥的人，一槍把那鳥打落，剖開來看見一條大魚，便把那魚拋在山裏。後來划龍舟的在魚肚拚命划，由魚尾裏划了出來；看見在大山裏便大驚，使用人力把船搬回水裏。

搖銀樹

一個小孩子沒有了父母，祇有一個哥哥；有一天他在書館裏念書，先生問他道：「你母親死了，有什麼東西遺下給你？」

這時孩子剛從身上捉了一個蚤蟲，便放在手掌中給先生看道：「這就是遺下的東西。」

不料，蚤蟲一跳跳落地，給先生的母雞一嘴吃了；孩子便喊起來和先生交涉要賠。先生無奈的說：「改天我把雞殺了賠你罷！」

於是孩子天天上學向先生要蚤蟲，先生拗不過，就把雞殺了請他吃，孩

子問先生蚤蟲在那裏？先生說是在雞頭；孩子就拿了雞頭來找尋；不提防一鬆手跌落地下給先生的大狗吃了；孩子又要先生殺狗，先生沒奈何只好把狗給了他。孩子便歡歡喜喜牽了回家。那狗是能替孩子耕的。因此他的哥哥看了這樣好，便向孩子借來用；不料這狗動也不動，惱了起來把狗一鋤頭打死。孩子便把死狗埋在地下，把泥來築成一個墳。過了半年，孩子便買了些豆腐上墳去拜，他拜了大哭，哭了一場，把狗墳上那一棵樹搖搖幾搖；好奇怪！樹上忽然雨點般的落下許多金銀；孩子便歡天喜地的拾了回家。

他哥哥見着便問他：「那裏來的？」孩子就告訴他。他就即刻跑去買些魚肉照樣上墳去假哭幾陣，把樹搖搖；不料，樹上雨點般落下許多狗糞在他身上。他惱了，把樹斬斷擔回家做柴燒。孩子偶然去竈裏取火點燈，那知拾得了

一個泥孩子，他便袋着。那泥孩子是會來銀子的。他哥哥見了孩子有很多銀子，就想設法拿了他的。一天，哥哥和孩子去看龍舟，孩子不提防被他哥哥推落水裏去。不料那泥孩子一帶帶他到水晶宮，又拾了許多珠寶；泥孩子抱着他跳出水來。回到家裏，他哥哥很奇怪，便問他那裏來的。孩子告訴了他。哥哥便想效尤，向孩子要了泥孩子，叫孩子推他落水；孩子不忍推，他就自己跑到河邊一跳跳落去。不料那泥孩子卻自己飛了上來。於是哥哥便淹死了！

呆子做生意

一個娶了老婆的呆子，因為沒有職業，終日遊手好閒。一天他的老婆對他說：「呆子呀！你可以出去做些小小的生意，賺些錢來供給家用，終日在家有什麼用處呢？」呆子說：「不知做什麼生意好呢？」他的老婆就教他說：「在這個二三月的時候，去販些食鹽來賣，亦可以賺些錢。」說完之後，就拿了幾塊錢交給呆子去買食鹽。未幾，呆子果然也買了一擔食鹽回來。但他不知去何處賣，又向他老婆說：「去那裏賣好呢？」他的老婆答道：「你擔到各村落，聽聞有叫聲之處，你就叫他買。」於是，呆子就擔了一擔食鹽向有叫聲的地方

去賣。不料，一村過一村都不聽聞有叫聲，最後經過一條村邊，他就聽着村邊的小水湖內，有許多宏大疾喊的叫聲，（湖內叫的是青蛙）他以為是買鹽的來了，便走近小水湖邊去問：「你要買鹽麼？」剛剛湖邊的青蛙，大聲一叫，他就以為真係要買鹽，就接着又問：「要買一擔麼？」湖內的青蛙又大叫一聲，於是他就將一擔食鹽，倒入湖內。最後他便向湖內問：「明日可有錢麼？」湖內的青蛙又大叫一聲，他又為是明日有錢了。他想：明日來拿也不遲，就回家去了。到了家中，便對他老婆說：「鹽已賣了，明天可以有錢拿。」他的老婆頗形歡喜。到了明日，呆子就去討錢，殊不知去到湖邊一看，湖內的數十個青蛙已被淹死，浮在水面。而湖內又沒有聲音。這時呆子就大驚起來，走回家中對他老婆說：「昨天買鹽的人今天已全家死了！」他的老婆也信以為真，祇嘆了一口氣說：

「真是貧人遇了鬼，窮上加窮！」

過了幾天，呆子的老婆又對他說：「呆子呀！你因為賣鹽累了他人全家死了，今後不可賣鹽。現在去買些鴨來養，也可以賺些錢。」說完後又拿了幾塊錢交給呆子去買鴨，呆子拿了幾塊錢就向田間去找鴨買。逢人就問有沒有鴨賣，最後他看見許多白鶴在田中立着。又有一個農夫坐在田邊，他就以為田中的白鶴是鴨。他就向這個坐在田邊的農夫問：「你田中的白鴨可以賣給我麼？」這個農夫見他是呆子，可以騙他許多錢，就接着說：「可以。但交易後，其他一切事情不得追問我。」於是兩相議價，議妥後，呆子拿了幾塊錢給這個農夫。是時呆子也以為交易清楚，可以將田中的白鴨趕回家中。不料田中的白鶴見人一去就飛了。這個，呆子祇得徒呼負負。在後向農夫追問，而農

夫則說：「先已講明，交易後一切事情不得追問我，這是你的運數不好，與我何干！」呆子也知道是自己理屈，不得已走回家中去對他老婆說知，他的老婆聽了，也只有自嘆命蹇而已！

過了六七日時候，呆子的老婆又拿了幾塊錢，叫他去買蛙來賣。他又領了錢去買蛙。他由某市買了一擔蛙擔着回來，擔到中途，因為天氣太熱，就放下一擔蛙在溪邊，落到溪中浸涼（游水）。當時笠中的蛙受了猛烈的太陽晒了，故便不停的在笠內嘿，嘿的叫起來，呆子在溪中見牠這樣苦熱，就將一擔蛙一個個放了出來，使牠跳入溪中。在後呆子起來無法將蛙捉回，也祇得空手回去。他老婆這次知道他的呆子，便大罵一頓，連飯也不給他吃。呆子連忙對他老婆叩頭謝罪說：「以後萬事我都會小心，不敢如此了。」他老婆也就

想他的錯了。

第二天，他的老婆又拿了幾塊錢叫他去販鴨蛋。呆子就謹謹慎慎去買。等到買了一擔鴨蛋回來，行到中途亦係天氣太熱，幾不能行。他迫不得已又要去浸涼，當他放下一擔鴨蛋來的時候，一想前次的蛙因為放牠出外牠就不同，致被老婆大罵了一頓，今次千萬小心才是。於是就拿了幾個大石頭，將二笠鴨蛋壓緊，然後落溪浸涼。不料起來後，笠中的鴨蛋業已一個個都壓破了！回到家中，他的老婆見他呆得如此田地，祇得暗自傷心！到了此時他的老婆知道他呆得這樣，什麼生意都不能做，且經幾次虧本，囊裏的所有亦已將空。而待哺嗷嗷，萬不能不去賺些錢回來以供家用。因此他的老婆又對他說：「呆子呀！你不會做生意，還可出去學些工藝，學會後亦可以賺些錢。」說完

後又拿了幾塊錢給他做伙食去學工藝，這時呆子領了錢也就出門去。走到外邊，隨處看一看，覺得學這樣不能學，那樣又不會。終日飽食嬉遊，無所事事。但他在此時拿了一技小小的竹仔造成細細的弓箭，每日彙射聚滿檯上的蒼蠅。不久箭手居然練得非常利害，居然百發百中。呆子更精益求精，再拿稍大的竹枝製造略大的弓箭，每日又來射簷唇的小鳥。不幾時也是練得百發百中，簷唇的禾鷓（麻雀）也被他收拾好多。在後因為伙食告空便回家去。他的老婆便問他：「呆子呀！你學得什麼工藝回來？」他說：「箭射蒼蠅和小鳥，學得好精。」他老婆聽了大怒說：「費去幾塊錢，學得這樣工藝回來，有什麼用處？」呆子祇得默然。但他每日拿了弓箭去射簷唇的麻雀，天天也可以射得二三十個，賣給別人，也可以得到幾角錢，供給家用。後來他的老婆見是這樣，

也很歡喜，而這事傳出去之後，也一時播聞遐邇了，無處不說呆子的竹箭射蒼蠅。

一天有一個大官，因為他的兒子去打獵，在某山被老虎吃掉，就出了一張賞榜，徵求打虎的能人。謂如能打死某山老虎的，便賞花紅五千元。貼了好久，仍未有人敢去。不久這件事也傳到呆子的地方來，於是人人都說呆子可以去，慫恿着他。呆子為衆人所動，便扯花紅，拿了烏蠅箭上朝去見那位大官。其時那位大官聽到有人來領花紅去打老虎，就拿了一枝二百斤重的大箭給與呆子，他見了那枝二百斤重的箭，就誇話說：「我打老虎不用那樣大的箭。」並拿出他的烏蠅箭來說：「只要我的射烏蠅的竹箭就可以了。」那位大官見他這樣，就笑着說：「你如果這樣能夠去將虎打回來，我不但照花紅五

千元給賞，還可以加賞壹千元。」於是呆子就想僥倖於萬一得此花紅，立刻按址前往了。

呆子去到老虎所在地的某山，因為那個老虎食了大官的兒子之後，好久沒人敢到，餓極了好多時，今一見呆子來到，那就真所謂餓虎擒羊般的飛跑前來。是時呆子手忙足亂，不知如何，不得已，馬上就爬上一株交叉的大樹上。那個餓虎想由地下跳上樹去，不料一跳就跳中相交的樹叉，在交叉樹中吊住，欲上不能，欲下不得。這個呆子見此情形，就將他的烏蠅箭盡量向老虎的兩眼射去，果然老虎的兩眼也被他射瞎了。他又落到地上，向老虎的臀部射的肛門集射。因為老虎最怕射牠的肛門，所以沒有二小時，這個老虎果然死了。呆子就將死虎，背負回朝。這時那位大官見得呆子果有這樣本領，也就決

不食言，賞了他六千元花紅。呆子喜出望外，連忙跑回家中。以是兩公婆都歡天喜地，而街說巷議，也無不說呆子得了六千元花紅的事。而呆子烏蠅箭的名，更是遐邇皆知了。

吃煙的學臺

有一個學臺是吃鴉片的。他作事非常之懶。一次，他主考秀才，完之後他就將考卷丟上蚊帳頂裏，理也不理，天天只一味在吃煙。後來，放榜的日期近了，人家催他，他說：「看卷是容易的，何必忙碌？」到了放榜的前晚，他仍未着手。那晚，他有個朋友在他那裏抽煙，談起又催他，他也還說吃足不遲。於是拚命的吃，吃夠了，便伸一伸懶腰，一手拿着煙鎗，一壁說：「來呀！你們要中秀才，便跳下來。」說完，把煙鎗向蚊帳頂一戳，跌落下來的便取爲秀才。

四個不孝的媳婦

一個老翁是吃鴉片煙的。他吃的地方，是在樓上。他有四個媳婦，一天坐在一塊談起，大的說道：「眼珠瀝瀝青」

第二個接着說：「偷食脚步輕」

第三個說：「日間彭（樓）中睡」

第四個說：「晚晚過夜行」

老翁聽了十分惱怒，便把她們送到官裏，說是漫罵長輩，叫官廳治罪。做官的便對她們說：「你們已經這樣會聯句，你就聯四句我看。如果聯得好，即

刻放你們。」大的看廳前有一株榕樹便說道：「衙內生株榕，」

第二個接着說：「根深葉自濃；」

第三個說：「夏秋常不謝，」

第四個說：「冬到一般同。」

做官的聽了，認爲很好，便放了她們。

呆女婿

有一個呆子，叫做亞芋伯的，去回門。他的岳父問他道：「你尊庚？」他說：「我今年沒有耕田，是看鴨。」

他的岳父以為他聽錯了，便道：「你是耳聾嗎？」

他說：「不是用籠，是成羣的趕。」

他的岳父大怒說：「真是蕃薯！」

他道：「我不是蕃薯，他們叫我區區做亞芋伯。」

舉子鬧新娘

有一個舉人新婚，那晚，他同科的舉子要來鬧房。那新娘便說：「我把四句詩去了三個韻，一個一個字剪開來，如你們能把牠補上去，就任你們怎樣鬧。否則不能。」舉子們即刻答應。她便把個銅托捧了出來。那詩句是：「百世良緣在今宵，諸君何必苦相要？可憐織女河邊等，想與牛郎會鵲橋！」

把宵，要，橋，三字去了。舉子們得了，整晚都補不來。後來到了半夜，她的丈夫看看太不體面，便自己把牠補上，但是舉子們也沒面去玩，便都跑了。

巧言的農婦

有兩個人上京去考狀元，一個是考文的，一個是考武的。一天行到途中休息，鄰近有幾個農人在那裏耕田。他倆正在那裏着談天，有一個農夫也跑來和他們談。談了一會，那去考文狀元的，便自誇地說：「我的筆嘴尖尖，墨盤圓圓，經我一寫，必中文狀元。」

考武的也接着說：「我的箭嘴尖尖，箭弓圓圓，經我一射，必中武狀元。」農夫也接着說：「我的犁嘴尖尖，犁押圓圓，一禾九穗，必定豐年。」

農夫的老婆在不遠的田裏聽着，也跑來說：「我的乳嘴尖尖，肚皮圓圓，

「胎三隻，兩隻文武狀元。一隻沒死用，在家裏耕田！」

午睡對

有一個教館先生，一天午睡。一會就有個朋友來找他，便叫醒了他的好夢。那朋友走了，他便去上課。下午剛剛是出對的，他便把午睡的事出了一對說：「有客到堂驚午寐。」

那些學生也照樣的對了。當中有一個對不來，到放學時先生便不讓他走。那學生便哀求放他回去吃飯，他今晚上夜學時，或明天返學，定會把對尾帶來。先生也答應了，便准他回家。他回去仍然想不到，吃晚飯時他也不吃，一味在那裏沉思。他的姊姊看他不吃飯，便問他爲什麼。他便把對對的事告訴

她聽了便安慰他說：「你好好的去吃飯，我會代你對好，帶去就是了。」

他便遵命。吃完了飯後，他的姊姊便把對尾交給他，他去上夜學。那對尾是：「無人共枕動春思。」

那教書先生看了非常奇怪起來，知道一定不是他自己對的，他說是的，那先生便叫他解出來，他解不出來，那先生便恐嚇他。那學生沒法就照直告訴。先生聽了，非常高興，那晚他便做了一對，預備第二天交給那學生的姊姊。第二天放學時，他獨留那學生緩歸，待全校走完了，他把對交給那學生，叫他帶回去。那對是：「竹隔薔薇，夫子無心憐少女。」

那學生的姊姊，也就對他道：「月穿楊柳，嫦娥有意惜春衣。」

教書先生得了更加歡喜，以為那女人中意他了，馬上就做副對去問入

手方法，那對是「林密山深，問樵夫如何入手？」

女的接了，知道教書先生真的要來，便拒絕他，做了對尾回他道：「海枯石爛，勸漁翁枉費勞心！」

先生得了，大失所望，因此便病了一場。那女的因她弟弟不上課故知道了這事。心想：這病的起源必由那對所致，因此便自家做了一對去勸那先生道：「竹本無心，外面實多枝節；蓮雖有孔，中心不染污泥。」

那先生看了，知道是自己的誤會，便釋然。病就因此好了。

換骨節

她有一個兒子，原本是大了要做皇帝的。但後來因為她一天和一家姓萬的口角，回來煮晚飯的時候，她就祝竈君道：「竈君大神！保佑我兒快些長大，如有得勢之日，誰人都不殺，先殺萬家人。」

竈君聽了，第二天朝見玉皇大帝時，便直言奏稟，玉皇聽了大聲說：「先要殺一萬家人，不得了了！」

於是便差一個仙下凡來換她的兒子的骨節。那時她的兒子剛剛睡在牀上，那換骨節的將全身換了，當要換口時，他呀的一聲哭醒了。因此，口便沒

換。後來他大了，他口裏說的事非常之準。他說了什麼，就什麼。

一天，他經過賣魚的地方，看見賣魚的個個在那裏坐着很安樂，他就對賣魚的說：「你們的魚死了！要時時用手搖着，纔生呀！」

賣魚的一看，果然自己的魚通通死了。於是，便用手搖。搖了一下又果然復生。所以後來賣魚的，一定時時要用手搖搖魚。

一天他騎馬經過田裏，看見一羣婦女在那裏插禾，他便說道：「大嫂，涯（我）上晝（午）騎馬出，下晝騎馬回，你話涯一日行哩幾多馬腳跡？」

那羣婦女聽了，沒法答得出。過了一會，他說：「涯准你想到明天纔回話。」說完他便走了。那羣婦女晚上回去，便對她們的姊姊說知。她們的姊姊聽了便教她們怎樣怎樣。第二天，他又騎馬走來問答案。她們便答：「涯田水

流呀上，流呀下，你話涯一日插哩幾多頭禾？」他聽了也沒法可應出。便問她們這是誰教的。她們便告訴他。他聽了便在馬鞍裏扯了一塊布，給他道：「把這塊布給你的姊姊做『攔身拍』」

她們收了拿回去給她們的姊姊，她們的姊姊便拿來用。不料，一用了便變成呆子，從前的智慧，一點也沒有了。從此以來的婦人便漸漸的呆了，再也沒有男子那樣智慧。

宋湘故事

宋湘看見一個妓女很中意，但那時他剛剛沒錢了。但天天他也去妓女那裏玩，想不出錢而得到手。可是過了好久那妓女終是不肯。而他仍不甘心，天天也還去。那妓女知他是才子，寫的字很好。一天要求他寫副對，他也答應。便即刻寫。妓女得了，便把來貼在門口，那對文是：

「自犬火門東化貝，

西女王見金戈。」

宋湘寫了一副對在那裏的消息傳出後，便有許多人來看，但看了沒一個人會解的。後來過了好久，一天有個人來看，看了便進去問妓女說：「你怎樣開罪了宋湘？」

那妓女說：「沒有呀，我好好的叫他寫對，有什麼？」

那人冷笑道：「哼，明明罵你是臭爛貨，要現錢！」

那妓女大驚，問他怎樣。那人便解釋道：「那對的自字和犬字相拚是臭字。火字，門字，東字，三個字相拚，是爛字。化字和貝字相加，是貨字。西字和女字相拚，是要字。王字和見字相拚，是現字。金字和戈相拚，是錢字。串起來便是：臭爛貨要現錢。」

那妓女聽了，纔明白是自己沒白給他的原故。

二

宋湘在一個村裏教書，那村裏有個富翁，是當補鞋發達的。平日對於宋湘甚爲藐視。一次富翁做好了新屋，叫宋湘和他安一個堂名，和寫。宋湘答應便安爲「甲乙堂」，並和他寫。他把甲字的上片亂圈一圈，纔一直，乙字是不寫那一鈎，堂字亂寫成一球。寫好交給富翁，富翁使用板雕好，掛在中堂。那天請親戚喫新居酒，個個人看了也贊歎好。富翁也洋洋自得。那時大門口有個乞食的，在那裏叫喊，富翁不睬他。那乞食的一味大喊，富翁便發怒，出來打他。那乞食的便說：「哼，你莫打我，你打了我一下，你就歪，你打死我，你就一世歪。」

富翁很奇怪，反轉來問他爲什麼，乞食的說：「你要我告訴你，你就要給席酒菜，讓我自己一個人喫。」

富翁想一席酒菜不要緊，看他到底怎樣。便照給他。乞食的一壁食，一壁問富翁道：「你是補鞋發財的嗎？」

那富翁大驚，便問他怎樣知道的。

乞食的說：「你自己的招牌掛起了，怎會不知道。」

接着又說：「你那甲乙堂不是明明白白告訴人嗎？那甲字，不是像補鞋用的錐那乙字，不是割皮的刀那堂字，不是一球繩？」

富翁聽了，馬上就把那匾落下來，連忙去向宋湘陪罪。

三

宋湘一天到一個廟裏遊玩，看見那廟內有張畫掛着，那畫是有兩個鳳凰和一百個麻雀的。他就題首詩在那裏道：「看了一個又一個，三四五六七

八個；飛來啄盡江南粟，鳳凰何少雀何多？」

題了之後，沒人能知道他的意思。後來有一個人便悟會了，他這詩卽是指一堆雀。那「看了一個又一個」是二個，「三四」是十二個，「五六」是三十個，「七八」是五十六個。合共是一百隻。

四

廣東的土人，稱客家人叫做「蠹子」。客家人稱土人也叫做「盲蛇」。有一次有個土人做了一對嘲笑客人道：「白鶴企田啄蠹子。」

宋湘聽了很氣忿——因他是客人——立刻對他道：「牙鷹過田吊盲蛇。」

五

宋湘替廣州的山峽會館寫門額，請他的人原已給了他些錢，但不久他就用完了。所以寫好後，他故意只把山峽二個字給會館，說還有二個沒有寫好。後來他去嫖妓，用「會館」二字作錢，告訴那妓女會館的人拿很多錢來要的。然而妓女不信，他走後便拿去燒了。過些時會館的人真拿了三千元來拿，妓女大悔，便自盡了。

六

宋湘知道他縣裏的縣長去下鄉查案，他便故意走去他必經的路間底一個茶商裏，寫了一個對頭，叫縣長對。那對頭是：「柴重人輕輕擔重。」

那縣長同來看見，便想對，在那裏站着來想。可是，想了半天卻想不出。越想，越氣，便氣絕，死在那裏，但仍是站立着，同來的人想把他扛回去，不料一點

都移不動。後來，宋湘知道了，便走去故意說：「哼，這樣的對都對不到，等我來罷！」

說着，便對道：「路長脚短短到長。」

他一寫完，那死着的縣長拍的一聲，就跌落去了。

七

宋湘去上京考試，他相好的妓女問他幾時回來，他便說：「你看這珠江的水紅了，便是我回來的時候。」妓女說他是假的，他硬說不是。後來他回來時，走到虎門買了許多紅的顏料，通通放落去。於是滿條珠江都變得通紅了。

八

宋湘時常想找官做，言行上每每表露出來。後來有一個女子知道了，便

九

某處河裏有一個水浸鬼，天天晚上在那裏喊一條對頭道：「水筒漏乾，船漏漲！」

鄰近的人很麻煩牠。但沒法可制止，因為要制止，只有對通。後來宋湘知道，便對：「火燈吹黑炭吹紅。」

果然，宋湘一說後，那聲音便寂然了。

附宋湘傳

宋湘字煥，襄號芷灣，廣東嘉應人。九歲見諸叔伯爲文會，卽取片紙學爲文，下筆有奇氣。乾隆壬子，舉鄉試第一。寓京門七載，嘉慶己未始成進士。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丁卯典四川試，戊辰典貴州試，癸酉授雲南曲靖府知事。所屬龍馬州地瘠民貧，湘捐款購木棉，教婦女紡織。尋署廣南府，城內地高，飲水艱，爲捐捧賑恤。署永昌府，練鄉兵除暴。郡有書院久廢，湘興復之，捐廉七千有奇。灣甸者，所屬土洲也。土知洲某死，未有嗣，親友景祥護印。有景在東者，遠族也。乘景祥懦，奪印兇橫，盤踞土境，專殺自恣，不附己者死。如是五六年。當事者怯不

重賞。湘慷慨激昂，民夷亦踴躍以赴。於是江有防，隘有備，又以計散其黨羽。賊懼宵遁。湘募敢死士大索山菁七日，獲在東斬之。自捐軍需銀八千兩，不費公家斗粟，邊隅以靖，郡人德之，塑生像焉。道光五年，遷湖北督糧道。明年卒，年七十有一。

湘負絕人姿。又肆力於古，爲文章醇而後肆，襟抱豪邁，故揮毫灑翰，皆具倜儻權奇之概。詩沉鬱頓挫，直逼少陵。又有大莪遺韻。晚年才力益健，不名一體。大抵沉雄得之杜，豪快得之蘇。而忽如騰天，忽如入淵，磊磊落落，實從真性情岔湧而出，自成一家言。或有疑其槎枒太甚者，其實天分絕高，故哀樂無端，飛行絕跡。論粵詩於馮黎以後，必以湘爲巨擘。湘自序其詩有云：「今之人，生必寫照，歿必譜年，得其真者十一二爾。是物雖筌蹄，猶愈於彼，故不復避旁人。」

警笑而終存之。」亦可謂自滿假者矣。七律最沉鬱。如病起看菊詩，又以蘊藉勝。七律如讀書萬卷一首，尤爲千古儒生同聲一哭。性地伉爽，見人詩文佳者，輒贊賞不置。與潘耒張屏維稱莫逆。著有不易居齋集，丰湖漫草，燕臺滇蹄，續紅杏山房詩鈔諸集。

按：在古籍中宋湘傳是沒有的。這篇是今人（未署有名）所作，十三年十二月登廣州某報者。我得此稿並非那時，是今年服務中央黨部商民部偶在舊貼報部「廣東名人錄」冊中看見抄存。原文每事實句下夾所由出之書，歸納起來參考書，是詩人徵略，國朝先正事略，茶村詩話，國朝正雅集，玉壺山房詩話，楚庭耆舊遺詩集，匏廬詩話，寄心靈詩話，八種。這篇東西雖不大詳細，但看它的確真性還不錯，故特地附在這裏。

李府仁故事

一

府仁是很喜歡看婦女大腿的。有一次在嚴寒的時候，他把許多大洋拋落他家裏門口的池塘中心。鄰近的人知道了，便紛紛去撈。但他不許男子落去，專門要婦女去。那些婦女們落水時一個個捲起褲子，露出大腿，他便哈哈大笑。他是站在岸上的呢。

二

府仁做了許多有奇趣的事，有許多人也效法他，他很忿激。如是，他便在

行街時僕人跟着拿了很多新褲和新鞋，如果中途放了一個屁，卽刻把褲子拋了換過一條。鞋如果染了一點泥，也卽刻不要，換過一對。在他以爲這樣便沒有人效法的了，不料又有一個人故意照他的樣。他又不服。那時剛剛是過年，他便做了一件八九尺長的孝衫，在年初一那天穿起來，叫四個婢女牽着衫的四角隨街亂跑，並大喊：「這回你們誰能夠再效法我呢！」果然沒有人敢效法他。這樣，他便勝利了。

三

府仁的家漸漸窮了，他便把自己的房屋出賣。當他交屋給買主時，買主看見那屋還有他祖宗的一個泥像在那裏，便要他拆去。他答應了，便想去叫木匠來。但忽然又覺得叫木匠來拆祖宗像太不好聽，便想自己去拆。但又覺

得自己拆也太對祖宗不住。在後，想來想去便想出一條法子，用條繩將泥像的頸縛住，自己跑出大門口出力一拉。拉後他即刻跑去對買主說拆了。買主走去時，整堂裏都是銀圓。原來泥像的中間完全是些銀呀！

四

府仁把屋賣完了，又把所有的田來賣。不久賣田的也喫完了，便流爲乞丐。有一次是六月的一天中午，他在廟裏同着他的老婆出來，這時太陽很熱。走到門口他把手伸出一試，連忙伸回對他老婆說：「哼，好得我把田賣完了。不然，這樣利害的太陽也要去下鄉收穀呢！」

他的老婆答道：「不是我催你有這樣快嗎？」

五

府仁將死的時候，是在他族裏的祠堂。那時他的身上已一點衣服也沒有了。但因髮裏還有幾條鎖線，故此幾天還不絕氣。後來人家知道，便把那幾條鎖線解下，他就即刻絕氣。

梁山伯與祝英臺

梁山伯和祝英臺的家鄉是相對的。祝英臺的父親很眷愛她，所以便把她女扮男裝起來，送她出外讀書。但因為她沒有伴，又邀對門屋的梁山伯一同去，梁山伯不知道她是一個女人。去到後英臺和山伯共一個房而且同床。英臺自己是女，所以便和山伯立約，要把一碗水放在床的中間，如果晚上誰搖動了那水，誰便受罰，山伯也同意的答應。後來果然兩個人都沒搖動那碗水。英臺在書房裏小便時是蹲着的。同學見了問他爲什麼，她說：「站着撒尿射天神，蹲着撒尿正經人。」那些同學聽了信服得很，個個都蹲着來小便。

她換衣服時是不脫完來換的，因此同學又問他爲什麼。她說：「父母之肉體，不可露之於天。」各同學也很相信，於是個個照着她那樣做。

後來又因各種動作太和普通人不不同的緣故，便有許多人疑他是女人。一天有些同學便提議說：「我們個個人今天晚上都要用漁衣來做蓆，看誰的漁衣乾了，便誰是女人。」那晚英臺半夜便把漁衣拿出去打露，溼透了之後才拿回來。第二天同學來看也是溼的，便不再疑她了。後來放年假，她同山伯一起回去。在路上她故意唱了許多歌，想暗示山伯知道她是一個女人。不料山伯毫無所感。她沒法，到分路的時候，只叫山伯到家後要即去看她。英臺回來之後，她父親便把她發放了。山伯回到家裏，便去看英臺。當行到英臺的家門口，遇到一個下女，山伯便問道：

「英臺先生在家嗎？」

那下女用眼看了一眼回答道：「我家沒有英臺先生，只有英臺姑娘。她現在要出閣了，你不能找她。」

山伯聽了大驚！在那裏站着回想過去，知道英臺是有心於己。回去之後愈想愈心痛，不久便因此死了。英臺在家聽到死耗，也非常悲痛。但是已經沒法子。過了些時，英臺出嫁了。那天剛剛是要向山伯的墓前經過，她早就知道的。所以一到她就叫轎夫停轎，說是要小便。一下來她就跪到山伯坟前大哭，並且說：「你是梁山伯，我係祝英臺，如果你想結夫妻，請你打開墓門來！」

果然，一說完那墓便開了一個大穴，英臺便撲進去。轎夫看了，快得把手甩住，但她已進去了，只是扯着兩小塊衫角。轎夫把衫角一拋，不料卻變成兩

個蝴蝶，翩翩的飛去。轎夫便跑回去告訴她的夫家，她夫家便把那墓鋤開來，一看什麼也沒有，只有一對白的石子。她的夫家便拿起來一拋，拋在坟頭。不料立刻生成兩根竹。他們又把竹劈斷，那竹又一飛飛上天做天虹了。現在那紅的是梁山伯，那青的便是祝英臺。

洛陽橋傳說

從前洛陽橋未造成的時候是用民船來過江的。每次開船都要夠了一百人才開，因為如不夠一百人開了就要被怪物弄沉，這是仙人說過的。那一次等候了一天仍是九十九人。內中有些不耐煩的人主張就是這樣開，甯願他出多一點錢。船主也以爲只少一人，怪物未必就知道；於是便開了。不料開到海心，風浪大作，幾幾乎要沉落海裏去。這時全船的人大起恐慌，有的哭，有的罵；弄成一片哀音。正在萬分危急的當兒忽然半空中大聲喊道：「怪物休得亂動！船裏何嘗不夠一百人呢？當中是有個蔡狀元呀！」

這聲音還沒有說完，風浪便一些沒有了。全船的人歡喜得破顏爲笑。事後船裏的人以半空中說有蔡狀元便互相爭問姓氏；但結果一船的搭客沒有一個姓蔡的。全船的人不禁驚訝。後來偏找全船在船尾裏找着一個乞食婦，問她姓什麼？她說姓白。夫家姓蔡。衆人聽了，一齊向她道賀。——她是懷孕的。——她也很快樂的說：「如果我真有這天開之日，我什麼也不做，先造成這條橋。」

*

*

*

她的兒子當真點了狀元了，點了狀元回來的第一天，她的兒子去見她，她呀的一聲大哭起來；她的兒子莫明其妙，以爲開罪了她，連忙跪在地下謝罪。她哭了一會，還才忍着淚說：「不是你開罪我。」她就將以前過河的事告訴

他知道。並且說：「這條橋的工程浩大，怎能造得起來呢？自悔一時失言，所以哭將起來。」她的兒子安慰她一番，便馬上去召集工人來商議造橋的辦法；可是全縣全省的工人召集來都沒一個敢答應！通通都說工程太浩大。他明知沒法，但恐他母親久思成病，只好懸紅重賞。

他倆本是流氓，聽到這回事，便想乘機騙幾頓飯喫喫；走去扯紅看紅的人，便帶他們去見蔡狀元。蔡狀元問問他們是否確能包造和什麼姓字。他們一個說是上得天，一個說是下得地，一口答復可以包成。蔡狀元歡喜非常，連忙問他們幾時開工和要幾多材料？他倆說：「別忙！我們現在肚餓了，你快些給我喫飯；其餘自然會告訴你的。」蔡狀元就馬上叫工人辦了許多酒菜給

他倆喫。他倆原想吃了就跑的；但左右都有人看着。一連吃了幾天都找不着機會，而蔡狀元又天天擢着他倆沒有辦法想以一死對之。那天即對蔡狀元說：「你今天給我們一席酒去河邊請師傅；如師傅請時就可以馬上開工的。」蔡狀元因他母親的關係，無論什麼都答應，這件事自然照辦。他倆在河邊一壁喫一壁歎道：「爲了一頓飯就要喪命。」說完二人拚命痛飲，見菜完酒盡時他倆已有八分醉意了；於是二人互相抱着一滾滾落大河裏去。

他倆是打算滾落河裏死的。但不料被水一流流到水尾大山腳下。酒醒時驚愕，又暗暗自慶。可是四顧沒個鄉村，食物又沒帶得；只好向着山裏行去，看看找不找得人出。行過半山中忽然遇着一個白髮蓬蓬的老人。那老人一

見他們行到，就問說：「你們是上得天下得地嗎？」他倆大驚，連忙作揖稱是。那老人說：「別用禮！你們快些去南海求那個麻瘋，遲則不及了！」又把麻瘋穿的衣服形狀也告訴了我們。說完化一陣風走了。他倆半信半疑，但事既如此，只好一行。他倆決定了，就去。果然那裏有個這麼樣的人。他倆就求他。麻瘋說：「我是發瘋的，你不怕嗎？」他倆始終不肯放開，苦苦求他。麻瘋沒法，後來對他倆說：「你們去拿盆水給我洗身。我八年沒有洗過身了！」他倆立即照給。他洗完了把一小包東西交給他倆，說這是我洗身洗得的「滿兒」，你拿回去一粒做一個橋柱。他倆拜謝而回。船行到廣州時一連停了幾日。那天將開行時他倆有一個說：「我們這船辛苦求到這些東西不知是真是假，不如先試試。若果不是時，蔡狀元不是要殺頭嗎？」議定就解開包子，取出一粒，拋落珠

江。一剎那間海水混混，忽然突起了一個小島；他倆大驚，即忙跑回蔡狀元那裏——這個小島就是現在的廣州海珠——後來把這些做橋柱造橋，但還欠一度不得成，只好空着！因為人工是無論如何做不成的。

橋少一度，仍不能通行，也是枉然！一天觀音化了一個年少的美婦，乘着一個小艇在那裏；對衆人說：「你們誰能將銅錢釘着我的，我就給他做老婆。」岸上的人個個都爭着釘，但結果沒有一個釘着她。反而積滿了十幾艇的銅錢。最後她把去填成一個橋柱。那些人大驚而又大喜。因為這橋可以通行。可是很不平坦危險異常，無論用什麼方法都弄不好。後來有個人捧着一盤白豆腐行着跌落去，卻把橋路弄平坦了！於是洛陽橋成功了！到現在可還看

白豆腐水流出來。(?)

湘子橋傳說

湘子橋成功的第二天，湘子坐在橋頭問過橋的人：「這橋易不易做？」個個過的都以為一做就做好了，有什麼難，所以通通都答：「容易做。」他從早上問到晚，沒一個人說是難的。他非常的奮激，便把腳用力一踏踏斷第一度，並說：「你們個個都說容易，我留一度給你們做！」

後來沒人能夠造成，所以到現在湘子橋仍是缺一度的。

廣州傳說

從前廣州是沒有這樣闊的。後來人愈住愈多，漸漸不夠住了。有一個仙人便去問海龍王借地。海龍王顧面子不過，只好借給他。但說打五更時就要給還他。仙人答應了，回來暗暗地囑咐不要打五更。所以到現在廣州還不敢打五更。